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七

明 胡廣等 撰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僖王立莊十七年僖王崩孫惠王立

鄭 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魯莊公八年襄公弑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進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 曲沃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

六年滅晉侯緡周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佹諸立

衛

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肹為繆侯

曹

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

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籧篨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郳黎來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魯莊四年武王卒子文王熊貲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囏立莊二十二年熊惲弑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戊莊王元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黔年三子四年蔡哀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

為儲副明矣雖内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可以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繼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或問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内有所承矣不書即位何也茅堂胡氏曰同雖冢嫡然未嘗命于天子桓公又薨于他國不及有付託之命也其内無所承明矣高氏曰公上不受於天子而父以弑逆得位又不以其道終無所受之故不書即位不正其始也廬陵李氏曰經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四公隱公之立特

以非出惠公之意與莊閔僖之繼弑者不同春秋既托始於隱以明大法矣而莊公之事又與閔僖不同葢閔僖之立猶念念討賊故慶父叔牙卒不得志於魯今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況繼承之初創鉅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命於天王即位而父仇未討亦當告於天王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泰然居之冒不以父之無辜見弑於鄰國為志則非人子矣其不書即位僅此於桓公特書者異矣然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又知莊公之無志非可與隱閔僖比也○啖氏曰左氏謂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劉氏曰原左傳此意當為文姜未有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忘文姜之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孫于齊乎汪氏曰莊閔僖不書即位公穀以為繼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然莊公主王姬閔公盟落姑僖

公會桓皆在即位之年非不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内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之義不

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劉氏曰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春秋為人之不明於義而私其親有不忍也故示之以絕之之文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去聲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連叢子梁人娶

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則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尤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以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

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於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

杜氏曰夫人莊公母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臨川吳氏曰魯人以桓公之弒實由夫人衆怒羣誚夫人內慙不安故出奔齊

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弒桓之罪已極有如

去而弗返深絶之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貶曰夫人氏之襃此輕重之差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録于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朱子曰衛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可往耳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没則盡其禮而已其垂訓遠矣問文姜與弑書曰夫人孫于齊何以不曰姜氏孫于齊乎茅堂胡氏曰絶于外則去姓絶于内則去氏内外俱絶則姓氏皆去曰夫人孫于齊則知其為文姜矣若曰姜氏安知其非姪娣乎張氏曰文

姜之罪上通乎天為魯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由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掩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絶之所以尊社稷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差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夫為妻綱五服之條父在為母期皆所以明天倫之正而使人之本以自别於禽獸也永嘉呂氏曰書夫人孫于齊則夫婦母子之義絶矣夫婦母子之義絶則凡人耳文姜之會齊侯其甍其葬皆書夫人聖人之書此也毋乃溷於名實乎曰桓公雖見弑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彼且以為夫人也我可以不謂之夫人乎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李氏曰下如齊復書姜氏者於一貶罪惡自見矣汪氏曰文姜與弑桓公哀姜與弑二君皆罪大惡極不可復居魯國故皆書孫雖不曰奔使若自知愧恥而去然亦可見其無所容則其絶之也至矣哀姜去而不返齊人討而殺之得討賊之義矣文姜復歸于魯而或會或享如齊如莒

一書再書而又再書春秋非與其歸魯也所以深罪魯之臣子無憤疾之心而不能仗大義以誅之也先儒謂唐武后廢中宗而移其宗廟張柬之等當廢為庶人而賜之死引春秋絕文姜之義以為斷可謂得聖人之意矣春秋於文姜不曰姜氏而書夫人綱目於武后不曰太后而稱武后蓋稱姜氏則疑於妾媵而其罪不彰稱太后則猶為天下之母而非庶人矣況聖人筆削父母國之史而朱子筆削前代之史師其意而不襲其文豈非得傳心之要典也乎 啖氏曰公羊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于齊念母也豈有先在齊而今書遜乎蓋見無夫人至文故云耳不知夫人隨喪而歸矣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入之也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錄之亦非也廬陵李氏曰三傳文姜之孫左注則以為文姜既歸而復出奔公穀則以為文姜本未歸但因練祭時感夫人不與祭故錄之二說已不同然稱姜氏左注以為文姜

宜與齊絶公穀以為魯臣子宜絶文姜二說又不同然考之左氏本文絶不為親安知非謂魯之臣子當絶文姜而不以為親乎但其文意不明致杜氏誤釋耳故胡氏引孔季彦之言而左氏之傳始明要之此條公穀皆通而穀梁尤精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後同逆左作送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於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杜氏曰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為大夫者不名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内邑為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是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杜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婚尊卑不敵何氏曰不自為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臨川吳氏曰王將嫁女于齊命魯主之故魯遣單伯往逆王姬于周俾先至于魯而後往歸于齊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范氏曰魯桓見殺於齊若天子命為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為尊者諱故不可受之於京師此明忘親釋怨則

無以立人道矣張氏曰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斬衰而主婚固已非禮況齊乃不可同天之讎奈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國之三綱絕矣孫氏曰天子命莊公主讎婚而公不辭故交譏之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既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於齊命之主婚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故不書於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王中子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魯大夫有單伯賞伯夷伯是魯有監國三大夫也○張氏曰左傳作送王姬考之春秋之例非也況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字啖氏曰公羊云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

自使逆天子何事名之不言使省文爾劉氏曰左傳以單伯為周大夫按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為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周大夫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汪氏曰左氏感於成襄昭之經書單子故云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為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傳築禮也於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則

已甲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去聲孫氏曰魯主王姬不一王姬之館國中當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臨川吳氏曰時公在諒闇慮齊侯親逆若以嘉服見則於心不安又不敢辭主昏之事故特築館于外以為王姬之舍而俟齊侯之迎因其變常而書之以識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

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禮記曲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杜氏曰喪制未闋故異其禮是常禮之變也然不知父讎未復而與之主婚實禮之大變不可以常禮言之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

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汪氏曰一書逆王姬再書築館又再書歸齊是也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婚莊公當辭期於得請而後已是時非無同姓之諸侯益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固與不辭同知主婚之非而築館於外孰與辭之不築也陳氏曰齊襄弑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高氏曰夏逆而秋築館又見前逆之為大早計矣汪氏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强不以殺父為讎方欲結齊好以為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讎齊之意畧無幾微見於舉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婚之事實乃畏齊而不

肯辭也此事以觀而莊公忘讎之罪不可掩矣趙氏曰左氏云于外禮也與讎主婚縱在城外豈為禮也廬陵李氏曰公羊以築于外為非禮是知魯主王姬之常事而不知今日之齊乃讎也左氏穀梁築于外為合禮是知齊之為讎而不知讎終不可與交則雖為外而亦非也又曰春秋書築館一築臺二築囿三築邑六皆創始之文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此書錫命之始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

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服之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杜氏曰榮氏叔字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何氏曰禮有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户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死當加善謚不當加錫桓行實惡而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不稱天王陳氏曰桓篡立周人不以為罪宰渠伯糾來仍叔家父又來終桓之身不能正而追錫命貶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貶也茅堂胡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為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

命之孫氏曰桓弑逆之人莊公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無天甚矣陸氏曰言不能法天也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劉氏曰王者之義必純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簒君取國中不受命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葬成風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於王多矣獨至於錫桓公命賵葬成風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今臣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深貶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范氏曰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

大夫使仍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畧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篡弑未嘗入朝受命王命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魯桓既葬矣因其私謚而錫之尤為非禮張氏曰莊公主王姬之婚故王寵嘉其父桓公已終而遣使錫之策命若昭七年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伯也桓弑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王不能討反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特去天而止書王也茅堂胡氏曰春秋以理制名而權之以義由理制名道其體此正例也以義權名致其用此變例也王而必稱天者為天子受天命若天道也能敘五典庸五禮則可稱天王能命有德討有罪則可稱天王典禮賞罰春秋之綱領四者備天子之能事畢矣崇諸侯妾母賵含成風而會葬則典禮悖矣故貶不稱天寵篡弑

以瀆三綱而錫桓公命則非命有德矣故貶不稱天釋魯桓宋督之惡而不問懲鄭不朝身臨行陣則非討有罪矣故貶不稱天施於天子者深切著明如此訓後世人君不可逆天道也陳氏曰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尤有治不修貢之事焉書來錫命猶治不稟命之事焉君子益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汪氏曰襄十四年靈王將昏於齊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則此年錫桓公命亦因命魯主王姬之昏而追錫其先君耳經傳言錫命者八考之周制王命諸侯則大宗伯儐司几筵設王位黼扆而後內史作策命之未聞遣使就其國而錫命也蔡仲之命命之踐諸侯之位也旅巢命因巢伯來朝而命之也文侯之命以其有功而錫之命也春秋之時天子不能以正禮制諸侯故皆遣使就其國而錫之命如僖十一年賜晉侯命文元年毛伯錫命則因始即位而錫之莊二十七年使召伯賜齊侯命成八年召伯錫命乃即位

之久而後命之此年錫桓公命昭七年追命衛侯又皆既卒而追錫之惟僖二十八年晉文獻俘朝王而王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則為侯受命而王之下勞晉其失尊又甚於遣使矣然文成雖不朝王毛伯名伯無貶直書而義見此年追命簒弑之人其惡尤大故王而不稱天以示非常之貶也○廬陵李氏曰錫命例三莊公錫桓公寵簒弑也故不書天王以深責之文元年襄王錫文公成八年簡王錫成公二公不朝又無敵愾之功遣使錫命之非正也然比之桓公則有間矣故仍書天亦以見王室之失禮也又曰王不書天者錫桓公及賵葬成風也范甯以為仍叔來聘家父求車其失不減於賵葬成風天王出居其罪尤大於錫桓公而皆書天則此三者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畧夫子因而弗革耳胡氏以為桓公以臣弑君成風以妾並嫡其事皆三綱所係故其文一施之主何休趙氏又曰錫命公羊注取禮緯

說禮有九錫一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戶以明其别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伐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禮九命異何休既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即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解九錫之名與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玄衮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胡氏於文元年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賜之車馬衮黼因

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鈹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
之然參之諸書平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率
孔賜齊侯受命冕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襄王
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鈇鉞秬鬯虎
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
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
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為證而分為三事盎詩
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
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又考之左傳文元年毛
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
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為
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
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
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
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
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曰叔父陟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韋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公命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為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以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公羊傳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傳為之中者歸之也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

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音現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兩書王姬歸皆非常識與讎為婚主也陳氏曰王姬不書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為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為禮也魯有主王姬者矣莫悖於與齊昏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高氏曰姬不書伯季尊王姬也張氏曰王姬來而不書至别于尊夫人也臨川吴氏曰書歸于齊魯既主昏則同於内女也廬陵李氏曰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歸襄公十一年歸桓公

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蒲丁反鄑子斯反郚音吾

此書遷之始公羊傳遷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郱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汪氏曰不再貶謂直書其事不

必更加貶黜即公羊所謂不貶絶以見罪惡者也薛氏曰黄之盟纔二年也今又遷紀三邑强暴之無忌憚甚矣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盡有之曰取逐其人有其地曰遷永嘉呂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人民有定居强者不可以力幷詐者不可以誕取紀之土地人民受之於天子齊烏得而遷之哉紀之滅始於此聖人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廬陵李氏曰經書遷人國邑三齊師遷郱鄑郚十五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皆國而郱鄑郚爲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郱鄑郚書師也春秋特筆著齊之罪也○啖氏曰公羊云曷爲不言取爲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爲之諱是掩惡也穀梁云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紀遷于郱鄑郚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是紀之三邑劉氏曰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取郚取防猶分别言之况兩國乎

己丑 莊王五年 **二年** 齊襄六 晉緡十三 衛惠八 黔牟四 蔡哀三 鄭厲九 子儀二 曹莊十 陳宣公杵臼元年 杞靖十二 宋莊十八 秦武六 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耳 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亦曰君在而重之也 杜氏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按二傳於餘丘邾邑也 臨川吳氏曰於發語辭猶曰於越 **國而曰伐**

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高氏曰大其事若一國然莊公幼年臨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去聲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見左傳隱公四年十年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三十三年文公九年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寪音委氏不能明其義見左傳隱公十一年慶父弒子

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見左傳文公十八年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張氏曰莊公之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事之小國兵興無名而慶父以尊屬主兵使之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故詳書以譏蜀杜氏曰此大夫之專而出公子之文者蓋聖人病其不能復齊之讎目之以示義尤曰為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讎也廬陵李氏曰一經書魯大夫率師伐國者九伐邾七伐莒一獨於餘丘以邑而書伐亦春秋特筆欲以啟問者察事情也沙隨程氏曰書伐國也公穀以為邾邑蓋邾附庸汪氏曰於餘丘小國蓋其後屬邾杜

氏曰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汪氏曰無駭入極杜註附庸小國而賈逵以為戎邑豈九年取根牟杜注東夷國而公羊言邾婁邑然經書邑必係國如取郜取邿取鄑即小國也切以為極於餘丘根牟皆小國耳慶父帥師不害其為得兵權伐國伐邑不必詳辨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是也穀梁傳為之主者卒之也

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禮記作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孔氏曰周女命魯為主比之魯

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范氏曰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臨川吳氏曰禮經本無為王姬服之禮莊公因齊之告喪特為之服以媚齊也

夫服稱情而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薛氏曰主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沙隨程氏曰禮於舅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纔小功耳今以世讎而厚其喪非禮也不然外夫人卒不書張氏曰莊公舍不共戴天之讎而主齊夫人之昏知有齊而不知有父其罪可謂大矣故自逆王姬至此特書屢書辭繁而不殺以正其淟汨大倫誣滅天理之罪所謂婉而成章也汪氏曰周禮為王后齊衰解之者曰諸侯為之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畧矣而顧為王姬之服其重在齊而不在周也或者以為

尊王命過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反公作郜

左傳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杜氏曰禚齊地會非夫人之事顯然書之比年出會其意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婦人無外事永嘉呂氏曰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是也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

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資中黄氏曰天下後世為人子而使母至於是罪之大者也髙氏曰夫人稱姓氏曰貶不再也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家氏曰姜氏身負弑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

會其尺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天下之大惡覆載之所不容聖人為是故於春秋聯書之比而誅之也汪氏曰春秋之末公父文伯之母闔門而與康子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夫季氏俗薄而敬姜獨能守禮而不違春秋備書文姜之行雖國惡不容諱其善善惡惡之心亦猶美敬姜之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若然則父母存豈得從其歸寧乎又未嫁之女孀居之婦豈得踰竟乎

乙酉宋公馮卒馮反冰反

高氏曰觀宋莊忮求敗類則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庚寅 莊王六年 三年 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五蔡哀四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

三宋閔公捷元年
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去聲其會仇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陳氏曰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之自公孫滋不平貶矣范氏曰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會與同故貶有父之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高氏曰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

天王已絶朔而立公子黔牟為衛侯魯興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君其罪大矣薛氏曰大讎不報而又與之出師捨其田而芸人之田莊公之謂矣溺不書帥師所將之兵少也家氏曰或謂衛朔在齊此會齊納朔非成父志乎夫納朔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讎而成父之惡滋不孝也資中黄氏曰溺貶而去族非未賜氏之比蜀杜氏曰慶父專兵不待貶而惡自見溺去族明其惡甚於慶父○廬陵李氏曰考之三傳左氏則曰衛朔出奔二公子立黔牟何休據世本史記以為衛朔背叛出奔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則以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興師而魯同之然則黔牟與晉雖未知孰是而此時衛朔在齊齊欲納之明矣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國人以同仇舍是不顧而二年伐於餘丘三年伐衛又且同齊師以往此何心哉左氏疾之之說固得之惜乎注者之無見也餘見翬帥師下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傳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公

左傳後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

左氏曰緩也杜氏曰以桓十五年崩七年乃葬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

姻至王崩至是葢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

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劉氏曰公親會之不書葬常事也不親會之則書葬非常也

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

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高氏曰平王崩

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桓崩七年乃克葬者葢承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而葬一人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若曰改葬則聖人明書之矣莊王以後王室益弱無有以緩葬書者而有速葬者抑以禮滋畧歟薛氏曰七年而葬閔王室之無臣子也沙隨程氏曰周人東遷之

初尚有志於歸葬已而侵削益甚故於此始葬張氏曰魯遣微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夕士虞耳可勝惜哉陳氏曰魯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公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謟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桓莊匡簡景而已諸侯之不臣可知也又曰桓王以隱公三年立其年則有周鄭交惡之事而祭足取溫之麥成周之禾矣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以支庶戕宗而王又使尹氏武氏助之六年鄭伯朝周而王又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九年鄭人假王命以討宋十一年王又取

鄔劉蔿邘之田于鄭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矣故桓五年有繻葛之敗七年而齊鄭衛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於郟雖畿内之地亦不能保矣十年又為詹父伐虢是又助臣伐君何以示其下故自納后聘魯外皆無見於經傳者十五年而崩在位二十五年子莊公立越七年始葬考之傳文惟桓十八年傳曰周公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黒肩王子克奔燕觀之豈非王室有儀黒肩之亂乎此王室事不經見附於此○劉氏曰公穀以為改葬非也若誠改葬應如改卜之類而書改矣世衰禮廢何事不有豈能必桓王前已葬哉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戶圭反

左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

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故書字貴之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

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汪氏曰私逃若邾庶其莒牟夷有罪若陳侯弟招是也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其廉反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陸氏曰紀季以君之

邑入于他國不書曰叛以有兄之命也趙氏曰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讎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是也可謂明於權矣入云者難辭也范氏曰紀國微弱齊將吞并紀季深覩存亡之機大懼社稷之隕故超然遐舉以酅事齊庶胤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陳氏曰紀侯在而季以酅入齊若以邑叛其稱字紀侯意也齊襄自桓始年挾鄭以圖

紀黃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還邦鄑郚紀之不絕也如綫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所欲者吾土地茍可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紀侯意也是故稱字不稱字則疑於宋魚石邾庶其張氏曰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强大吞并無故肆行小國不能校卑詞下敵以存宗祀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於强暴春秋所以於季無譏焉書入以志其難益閔之也髙氏曰紀侯自度滅亡歸季姜于京師而天王終不能正求援於魯而鄰國卒莫能救與其殘民絕祀孰若使季以酅為附庸以事齊庶宗祀之不滅也此從權紓禍不得已之甚緊以王法則擅以天子封邑入于齊齊納人之封邑均有罪故書以酅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非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聖人恕季而重罪齊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以地出奔者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書大夫入于某者宋魚

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叛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名所以別於二例也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閔季也春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使與其他公子去國者比耳故紀季之事謂之不貶則可謂之知權亦可加以賢而襃之則恐未可與微子適周室論也餘見蔡季下○趙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賢也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已而然何足為賢哉劉氏曰穀梁云入者内弗受也非也自此往入之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于齊乎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郎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臨川吳氏曰紀將亡矣以昏姻之故告急于魯魯莊不能自已故出次于滑將會鄭伯為紀謀而祈哀乞憐於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張氏曰公欲閔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於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見出師無名以深譏之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高氏曰但書次若無故而自出者焉薛氏曰書次不能為輕重也

魯紀有婚姻之好去聲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蜀杜氏曰莊公

既然出師僅必行之則復讎救弱之義兩存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去聲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程子曰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亦須威武相守然後能服天下故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程子曰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如不能進而退故左次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可進而退乃為咎也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汪氏曰春秋書

兵次者十有三次于滑次于成次而欲救也師次于郎齊宋次于郎齊衛次五氏垂葭蘧蒢楚蔡次厥貉次而欲伐也悉以無名紀之皆所以示譏也今考次滑之後紀侯去國即及守狩禚次成之後齊人降鄣即及齊遇魯齊不能救紀與鄣而無憤恨之心則是莊公佯為救患之虛聲而實無志於救紀鄣也師次郎而卒有圍郕之役齊宋次郎而隨有乘丘之敗齊衛三次楚蔡次厥貉而終有伐晉伐麇之舉是其所以次者非有悔禍班師之謀乃稔惡伺便之階也救者不書其救譏其實不能救伐者遂書伐圍者遂書圍戰者遂書敗譏其不克悔過以遷善也若夫齊桓伐楚次陘晉悼伐鄭次鄫則不忍殘民其次為善如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救晉次雍榆雖曰緩於救患然比於欲救不能者亦有間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無志之君也以為莊之不競無異於昭之失國也莊之編書次者三此年

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次成不書公書師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齊救鄭而鄭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於聶北雍榆矣餘見八年

辛卯 莊王七年 四年 齊襄八 晉緡十五 衛惠十 黔牟六 蔡哀五 鄭厲十一 子儀四 曹莊十二 陳宣三 杞靖十四 宋閔二 秦武八 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傳饗甚矣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杜氏曰祝丘魯地

享者兩君之禮杜氏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所以訓共儉

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杜氏曰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今按天子享諸侯于廟中則諸侯相享亦當於廟中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蓋為名而已矣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臨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燕也燕禮最輕蓋主於飲酒而食物不盛食禮次之食物甚盛而不飲酒享禮最重飲酒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亦無行享食燕之禮于野者況婦人乎然此不足責也家氏曰夫人前去其氏今稱姓氏者去氏以誅其逆加氏所以著其淫齊襄出而姜往會禽獸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族書會書享揭其氏

姓益示之有別亦所以討其亂倫之罪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子般閔公薦弒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汪氏曰周官儀禮有天子諸侯大夫饗燕之禮而春秋於晉侯享齊侯宋公享晉侯楚子享公小邾子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公享宰周公范宣子享晉公卿于蒲圃甯俞華耦來公與之宴皆不書于策雖鄭伯享王王享晉侯亦不書也而書夫人享齊侯則以其非禮也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范氏曰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為之服大功孫氏曰伯姬隱二年紀履緰所逆者內女嫁國

君則服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汪氏曰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伯姬志卒志葬葢閔紀之亡褒共姬之賢而詳其本末也鄫季姬紀叔姬止書卒志其常也鄫伯姬齊子叔姬不書卒彼出不復其國非尊同之比也杞伯姬不書卒葢不復也非夫人者七僖九年伯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比於尊同者也莒慶叔姬宋蕩伯姬及婦齊高固子叔姬則嫁大夫而不卒也若夫紀叔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則以其賢而特録之乃春秋之變例也

附録左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禄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

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張氏曰三國遇垂謀取紀也

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關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苦但

反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衞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音嫡與也皆不没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説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茅堂胡氏曰蘇子由以鄭伯爲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説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然而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没其實非與之也

惟不沒其實故出奔入櫟會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鄭奔蔡入櫟以書其名春秋於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高氏曰或以此鄭伯為子儀非也忽世子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爵子儀秉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而與諸侯會乎故知此鄭伯即突也高渠彌弒忽立子亹齊入殺子亹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為鄭伯故也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使紀失其援也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益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汪氏曰不期而會曰遇春秋諸侯私為之約乃用不期而會之禮書之所以譏之也況以三國之君相會亦比於不期而遇其為簡慢詭譎益可知矣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仇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梁

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程子曰大去責在紀也非齊之罪也齊侯鄭伯遇於垂方謀伐之紀侯遂去其國齊師未加而已去故非齊之罪也

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置之而不顧也汪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為大歸葢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

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劉氏曰太王之事狄也事之以珠玉犬馬皮幣猶不止然後去紀季以酅入齊亦紀侯之所以事齊矣猶不止然後去是以紀季無譏於前紀侯見賢於後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

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緣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問紀侯大去其國杜氏以為不反之辭穀梁以為不遺一人之辭若謂其賢則未聞其能如大王邑于岐山之下若謂其力不勝而委之去者則乖孟子效死不去之義若謂紀季能附庸於齊祭祀不絕可免紀侯之罪者則酅世子巫係於叔孫豹而不特序諸侯吳人鄫人會戚而鄫降在吳下以此觀之不能自强者聖人之所不取也然則紀侯若何而可大者果其名歟茅堂胡氏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吾恐紀侯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也紀侯為齊所逼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必顧而以儀章服物自隨欲假諸侯之禮以為重也其賢於爭地以戰殺人

盈野者遠矣故不去其爵不書其名而曰大去其國大云者猶曰大無麥禾之類有去國之名而無去國之道故聖人詳録叔姬而不志紀侯之卒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義皆在此學者黙識心通則可耳或問紀侯不能保其社稷出亡而不復何賢之有書紀侯去其國足矣加大字似非聖人立言之法或以大為紀侯之名書所以罪之又無可據曰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棄之而不顧也使其弟以邑入齊請後五廟已則委國而去免民於死故不書名非賢之也以其不爭而去與敗北而奔者異耳先儒有以太王之事擬之者過矣去邠邑于岐山從之者如歸市而紀侯若是班乎永嘉吕氏曰不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為仁鑿池築城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為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强為善之實又不能效死而弗去方之太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則有愧

聖人之書大去其國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王氏曰紀侯去國不守則是奔也矢死不返則宜名矣不書其奔而曰大去不書其名而曰紀侯者所以罪齊而閔紀也陳氏曰諸侯去國恒書奔其不言奔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罪紀侯何罪齊也遷郱鄑郚紀季以酅入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歟人之亡之歟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張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閼紀之所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强暴之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强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啖氏曰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反矣趙氏曰公羊曰為齊侯諱滅凡不絶其祀例

不書滅無他義劉氏曰公羊以謂爲襄公諱非也且烹哀公者王也非紀侯也紀侯有罪罪在譖人不在烹人奈何絕紀以爲賢哉廬陵李氏曰大去之說左氏穀梁略同惟公羊以爲紀侯之祖譖齊哀公於周懿王而烹之故春秋大齊之復讎何氏注曰齊侯謂死爲吉者復讎以死敗爲榮也此語甚善但以論魯莊之復讎則可以論齊襄之復讎則不可蓋敵惠敵怨在後嗣故胡氏以爲傳者借此以深罪魯莊之不能復讎耳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

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音現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問滅國者必顯著其惡齊襄滅紀不書何也茅堂胡氏曰上書齊師遷紀郱鄑郚又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又書齊侯鄭伯遇于垂下書齊侯葬紀伯姬滅紀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汪氏曰書曰齊人則疑齊之微者往紀會葬揭齊侯之爵則知齊襄躬造

紀之國都追逐其君而徙葬其夫人以示恩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啖氏曰内女之葬不書書者皆非常也陸氏曰葬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侯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高氏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之亡則當往恤其喪乃畏不敢前反使齊侯假以為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于此而起意在彼也陳氏曰内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苟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輿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苟不宜書雖往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達例未足以覯春秋廬陵李氏曰春秋内女書葬者三人此與紀叔姬宋共姬皆

閔之也　劉氏曰公羊以襄公為賢非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郜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說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

以甲公也何為甲公不復讎而怨不釋剌七賜反釋怨也許氏曰齊侯書人隱辭也不忍公之與仇會獵也謂之齊人似不詳也齊人何以知其為齊之君曰會獵遊田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為與之會會之非微者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兄弟之仇不可同國君之仇視父師長之仇視兄弟朋友之仇視從父兄弟今莊公與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音洛下主乎已一為乾

音干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何氏曰狩者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教習兵行義一者第一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以薦於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汪氏曰公及之狩志在公也高氏曰齊人齊侯貶人也齊侯自元年以來見經者數矣前欲著其宣淫而無忌憚不可云齊人因與公狩始得一貶也狩以奉祭祀與人共之且不可況其親之仇乎不沒公而書及以深罪之臨川吳氏曰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況越境而與仇人狩於彼國之地乎禚即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汪氏曰公羊記柯之盟將會公謂曹子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為讎不能復也然則禚之狩盡亦與念及此以為行止之可否耶

壬辰莊王八年 五年 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牟七蔡哀六鄭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

彭者多貌也朱子曰魯道適會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謂文姜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儦儦者衆貌也朱子曰儦儦衆貌遊遨猶翺翔言無忌憚羞愧之意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去聲之心亡矣夫人之行去聲不可復扶又反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孫氏曰直曰如齊師不為會禮也高氏曰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王氏曰齊侯數出會淫以其無名乃興師而出託以侵伐之事文姜於是會之前此會禚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汪氏曰載驅詩云載驅薄薄簟茀朱

轢四驪濟濟垂轡濔濔言齊襄車馬之盛然敝笱詩云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則文姜從者之衆多又可知矣詩人咏歎其多且盛而譏刺之意不可掩矣

秋郳黎來來朝郳公作倪黎左作犁

左傳名來王命也公羊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傳倪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杜氏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外國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外國附庸例書名郳黎

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以王命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高氏曰子服景伯云蠻夷邾莒則郳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國為天下望而日以敗亂附於荆楚益有愧於黎來以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張氏曰按宋仲幾云滕薛郳吾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外裔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郳其或然歟王氏曰郳邾之別而以名見者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郳國小故與介同稱郳猶有禮介又不可以語此故介止言來而郳則兼曰朝廬陵李氏曰郳以僖七年書小邾子其來朝五此年及僖七襄七昭三昭十七年也其後復役於宋故宋仲幾曰滕薛郳吾役也其不得與儀父書字例者未能同於中國也其不與介葛

廬書來例者已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子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王氏曰不言公則若內之微者亦不足矣見四國稱人之為君也汪氏曰成二年蜀之盟人諸侯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文九年救鄭人趙盾華孔亦所以人公子遂也

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

以王命絶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伐衛以納朔而不克納故今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陳氏曰不言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汪氏曰傳稱伐衛逆王命公穀皆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王人救衛而左氏云朔之入也放黔牟于周則為逆王命無疑也○趙氏曰公羊云不言納朔避王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為之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為王諱則王室亂猶不諱豈諱此哉廬陵李氏曰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而曰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而大夫不稱人自齊國佐始恐難從

癸巳 莊王九年 **六年** 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鄭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

靖十六宋閔四
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 正月公穀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

王人微者 杜氏曰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

也徐乾曰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貴之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孫氏曰王人微者而稱字尊王命也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惡也劉氏曰古者字有曰伯仲叔季者有曰某父者有曰子某者惟其所稱而稱之子突討則不能服救則不能定春秋曷為貴之曰天下無道賤奪貴少凌長天子不能禁者凡以紀綱失而賞罰不明也幸而發憤赫然以誅衛為事而諸侯成同類黨同行阻逆天子之命前雖貶之稱人未足以彰王所為之是也故復託正於子突子突正則王正矣張氏曰救衛

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簒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家氏曰諸侯有國雖受之於父而其父若祖實受之於王故諸侯世子之立必誓於王或無嫡嗣以庶子為嗣亦必王命之而後得繼承於其國朔以麀聚之孽譖殺其兄而簒居其位旋為國人所逐二傳謂朔實得罪於王以奔黔牟之立嘗請命於王而王許之立矣今五國悖義亂常王所與則伐之王所黜則輔之卒敗王師而納朔於衛放黔牟於周是之謂逆明王在上五國之君皆當誅也春秋人五國而尊王人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而衛朔之罪亦無所逃於斧鉞之下矣

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

何氏曰王

遺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下笑故為王諱使若遺微者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事見左傳桓公五年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朱子曰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故其褒貶如此汪氏曰春秋書救二十有三此年子突救衛乃王室之救患而討不正也一經之最善者也二十八年救鄭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

宣元年救陳九年救鄭成六年七年救鄭襄五年救陳皆所以著伯主之救中國而郵同惡也楚人救衞楚公子貞救鄭則罪中國伯主之凌暴而蠻夷反能救之也師救齊鄭駟弘救曹則傷中國無伯而鄰國能相救也叔孫豹救晉則傷伯國之見伐而救在望國也狄救齊吳救陳則傷中國之不能救而救在外裔也文九年救鄭書人則譏其不及楚師也衞孔達救陳書則譏其背盟也遂救入許則美其救患之亟也次聶北次匡則譏其救患之急也次雍榆與救成至遇則譏其救患之怯也伐楚以救江譏其救患之非道救台遂入鄆譏其專權而遷怒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考其書法之不同則輕重之權衡見矣王人子突救衞為書救之始吳救陳為春秋之終世變又可知矣○廬陵李氏曰公羊以子突為王之子弟若王子瑕之類則恐非也通經書王人三胡氏曰王朝下士書人故救衞之王人與盟

洮之王人皆下士也但救衛為義事則特書字盟洮不過奉命而出則但序公侯之上以尊王命耳至於翟泉之王人左氏以為王子虎則本非下士但春秋貶之而同於下士之例此變文也又曰通經書救二十三始於王之救衛終於吴之救陳胡氏例曰凡書救者皆善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而陳氏曰救不書必救而無功也然後書自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此說亦是但胡氏得聖人恤患之大義陳氏得聖人憂世之微情皆可通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詩曰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

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上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程子曰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欲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直也故書名書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於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與拒同）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

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或問五國助朔伐衛王人子突救之是王已絶朔矣何以復書衛侯朔入乎茅堂胡氏曰紀書爵以見其父與五國之罪矣下書其名王法已著劉氏曰朔故嘗有國矣入而不言復者不與復之意也為諸侯受之君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亂之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陳氏曰歸君未有不言復者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皆稱復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故鄭伯入櫟衛侯入夷儀不言復非未得國而不言復如蔡侯廬陳侯吳則非奔君也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伋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夫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

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内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張氏曰名之又書入與鄭伯突同簒逆之罪書至益公至自唐之意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也家氏曰出而至必告於廟禮也令公之是行輔逆之簒而納之于衛又敗王師以歸一舉而二罪從之將何辭以告書至自伐衛不與其至也臨川呉氏曰莊之出十有九其致者五譏也不致者十有四常事不書汪氏曰去年冬伐衛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黷武以抗王師考其時而惡自著

劉氏曰公羊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詭亂不經非凡例之體左氏云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簒王所立朔則有罪令朔不見貶而黔牟蒙惡豈春秋

意哉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奔君復國皆稱復歸鄭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衎皆與其復也衎初入夷儀不稱歸未得國也獨衛侯朔之入衛與鄭伯突入櫟同文故穀梁曰簒辭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也有父命則得書即位即景公遂陽生而立孺子荼與衛宣之殺伋壽而立朔一也齊乞之迎陽生與洩立黔牟一也春秋以陳乞君荼而陽生書入說者謂荼有父命則朔獨無父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又當以君命為重矣

胡氏謹始例說好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

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祖叢反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說文俘軍所獲也孔氏曰俘取也王氏曰俘者虜其軍實也寶者所得重器也俘當即獻之齊人歷秋冬而後歸知其必寶器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汪氏曰朔入而後歸俘則知非得於黔牟者而取之於朔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天理所不容

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于眷反)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去聲)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去聲)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殺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茅堂胡氏曰歸衛寶小事也春秋何以存而不削古之君人者以賤貨貴德為先也孫氏曰此衛寶也其言齊人歸之者齊本主兵伐衛故衛寶先入于齊高氏曰朔之奔齊侯容之其入也齊侯連諸侯納之故以寶賂齊而齊以分於三國焉故主齊言之而

曰來歸衛寶則同黨之罪各有所歸而齊為首惡家氏曰桓莊二公皆黨簒逆以要厚賂宋之鼎衛之寶共事之尤著者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嚴賄賂之禍魯齊陳鄭之立督也以郜鼎也魯齊宋陳蔡之納朔也以衛寶也晉平公以十一國會夷儀而與崔杼成也以宗器樂器也是三役者皆定簒弒也春秋於郜鼎書取蔽罪於魯也於衛俘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以同情罪伯主及諸侯則不必書所賂矣

吳氏曰公羊云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讓於我也按例無有改其事實而為義者何煩曲說

附錄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午莊王十年七年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杜氏曰防魯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辛卯夜穀夜作昔見音現隕于閔反公作霣凡霣字後同

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

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盡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皆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杜氏曰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向微益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没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唉氏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者衆如雨之多

李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爾孫氏曰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

者衆也臨川吳氏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衆星夜無日光則暗而星見晝有日光則明而星不見恒星不見者夜明如晝故也大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之無名者亦無也隕謂自天而隕沒於半空而不至地如雨言衆多不可為數也

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何氏曰列星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主儀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減者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

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前漢書永始二年二月星隕如雨長

二丈繹繹未至地滅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劉向言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平帝元始五年安漢公王莽弑帝太皇太后詔莽居攝踐阼

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朱氏曰日見於晝星明於夜天道常理今夜有日光常星不見此陰不陰陽不陽君不君臣不臣之應也張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殆盡矣汪氏曰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泯滅之象衆星奔流乃諸侯放恣互相淩駕之證也是時王綱廢弛列國爭衡故天變應之經書星變者四此年星變以王人不能勝五國之兵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也文十四年

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齊晉之君皆有禍亂也昭十七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奪正而兵刃交於王都之内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强吳爭伯而中國諸侯皆為之服役也凡此皆變之大者而王霸衰亂之兆也廬陵李氏曰經書星隕隕石隕霜於隕字有先後之異者葢星在天有象先見星而後見其隕石與霜皆隕而後見也○劉氏曰左氏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螽可也以言雨雪則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公羊說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也

秋大水無麥苗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杜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熟麥及五稼之苗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張氏曰書大水為異非常也益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絶有國之大事故書蜀杜氏曰洪範八政食為之先一穀不登禮謂之歉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録之以示

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為心也劉氏曰左氏云不害嘉穀也無麥苗矣猶謂不害嘉穀妄也聖人為記災而書耳言不害於嘉穀何益於教乎公羊云曷為先言麥而後言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非也若一災不書豈憂民之謂乎審如待無麥乃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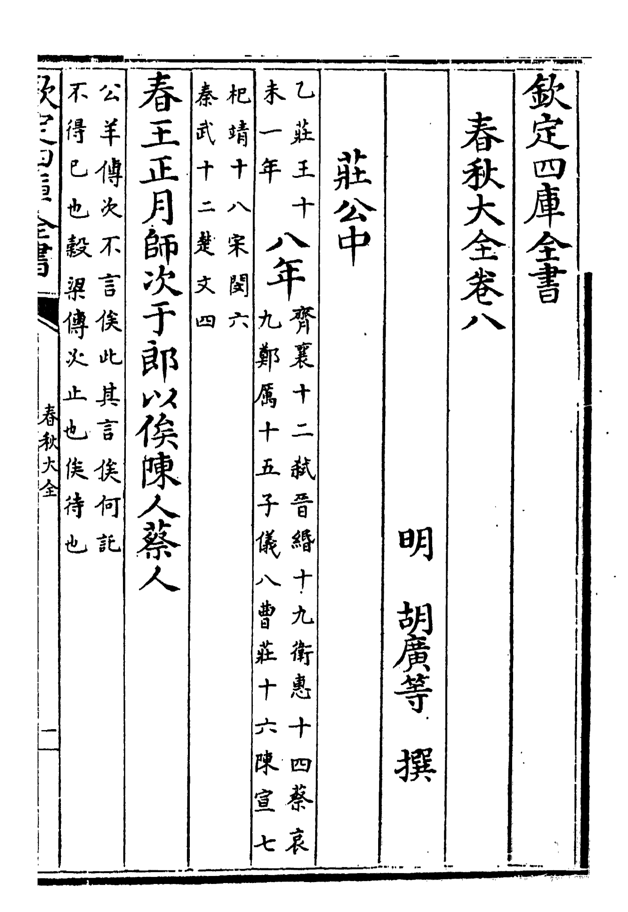
公羊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張氏曰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自至今詳書于

策敝笱載驅録于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鶉之奔奔墻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葢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時聖人以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删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葢相表裏也

汪氏曰齊詩南山載驅刺襄公而皆曰魯道有蕩不一言之深責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猗嗟稱美其威儀技藝之美無所不至若曰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二則曰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國惡有不容諱其垂戒豈不遠哉

春秋大全卷七



春秋大全卷八

明 胡廣等 撰

莊公中

乙丑莊王十一年

八年齊襄十二弒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七

杞靖十八宋閔六鄭厲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

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汪氏曰聶北于匡緩師而怠於救患雍榆畏敵而怯於救患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趙氏曰師駐曰次惡興師也無名而次是欲自為寇也陸氏曰非奉王伯之命以討罪救亂則不當興之惡其興師無名故書次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范氏曰時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

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鄭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陳氏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降于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斷可以言次矣汪氏曰十二公惟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公忘親釋怨欲救紀與鄭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及齊圍郕昭公失國而祈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大者故書以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三胡氏分三例伐而次善之也救而次貶之也次而俟無名之師也莊三年

公次滑三十年師次成皆可入救而次之例襄元年仲孫蔑會四國次鄫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宋次郎可入無名之例又有次而伐者亦貶之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垂葭蘧蒢也胡氏例明矣獨次而救救而次亦當有分别而胡氏未及之則啖子説可取也見聶北下

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左傳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謂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也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步木反師露衆役久不用

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扶又反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孫氏曰先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後言甲午治兵惡內不知戰也張氏曰久次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汪氏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故楚將用師於中國則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子庚治兵於汾今莊公不以仲秋田狩而教戰又不治兵於出兵之時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蓋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劉氏曰左氏云治兵於廟禮也

非也以春治兵非其時何以為禮乎廟中非治兵之地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焉習號令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穀梁意謂春秋多之亦非也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豈貴其善戰而不戰也廬陵李氏曰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為于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郕公作成降戶江反

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于齊何不

使齊師加戚於郕也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張氏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葢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俟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郕不服魯而降於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讐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臨川吳氏曰說者謂魯欲取郕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於齊按魯弱於齊齊豈肯為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葢齊欲圍郕而徵兵於魯與陳蔡爾郕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郕獨降齊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

圍國三十五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劉氏曰公羊以謂成者盛也謂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共圍郕改謂之郕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聖人諱國惡如改白為黑亦不可傳世矣穀梁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審如此春秋為縱失齊師之惡也

秋師還還音旋后同

左傳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

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王氏箋義曰公圍郕而始未稱師者刺之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孫氏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惡其與強讐伐同姓師踰時方

還薛氏曰師還何幸之也何幸乎師之還公欲取郕而力不足糧力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郕及秋而反公謀擊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之大恥滅同姓覲讐敵暴師之久書之為辭也陳氏曰書次書侯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內書師莫詳於此也張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讐圍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汪氏曰莊公之伐衛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鄭圍新城成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歷三時而始反皆不書師還考其時而久役黷武之罪自見獨此年無名興戎出師無功春秋没公不書以深貶之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之惡故備書始末結正莊公之罪也況諸公之出師皆逼於霸者之令惟莊公二役貪

利務得至於久煩氏而不顧昧於衛寶之賂而幾有降郕之隙所謂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莊之謂矣

趙氏曰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勞師會讐何善之有且齊强魯弱自當不敢爭也劉氏曰公羊曰善辭也又曰病之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向云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獨齊師耳豈可謂魯滅同姓哉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還例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匄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辭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矣故胡氏皆不從二傳之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

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强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

有簒弑之禍矣陳氏曰弑君者連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者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張氏曰不書氏與翬州吁同例舉於此從皆稱氏從同同也汪氏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晉萬亦以國氏葢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與後皆以氏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弑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

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穀梁傳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按左氏齊侯游于姑棼(扶云反)遂田于貝(補蓋反)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汪氏曰據孔父仇牧荀息皆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

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國語齊語桓公曰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注畢掩雉兔之網弋繳射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强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户下由親小人遠賢

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汪氏曰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蒯死於莊公之弑皆不得以死節書葢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掩如抗王代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墻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廬陵李氏曰齊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暘履之舊得十二之强石門瓦屋之盟已駸駸乎有糾合之漸然迹其平生始於資鄭繼而求魯繼而平宋衛及其勢盛黨合於是伐宋入許立督無所不至

至善曹之盟褒然爲三國之長矣自是以來無非譎許之日至桓之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許叔而托繼絶之禮誅高渠彌以假討罪之義即位之初猶有可言至於魯桓之弑天理滅絶莊元年而遷邢鄑郚矣三年而伐衛矣四年而滅紀矣五年而合五國以納朔矣六年而郕又降矣雖禍淫之驗卒賊其身然東州小伯規模略定餘威振於殊俗久矣桓公襲三世積累之餘九合之盛夫豈無其故哉○劉氏曰穀梁曰以國氏者弑而代之非也宋萬豈亦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

丙莊王十**九年**齊桓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申二年哀十鄭厲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去聲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辭也可棠吳氏曰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陳氏曰州吁之弑衛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無知之弑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國猶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齊詩為襄公作者六以齊襄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兾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家氏曰齊商人楚虔虐歲歷年然後假手他人以迄天討旣為臣民所君雖欲用州吁

無知之例名之曰賊以匹夫討有不可得矣汪氏曰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經書殺弑賊者十州吁無知陳佗夏徵舒晉里克衛甯喜齊商人楚虔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佗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書之也晉惠因里克弑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弑君而復國利其所為使復為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楚棄疾誘比以為君之利而俾當弑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故以兩下相殺為文齊商人楚虔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為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　劉氏曰無知弑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又無知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觧之穀梁之說非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蔇其器反公穀作暨

左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曰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内也杜氏曰蔇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蔇亭

及者内為志高氏曰此盟蓋公意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張氏曰大夫齊之太宰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表異之故不名杜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名范氏曰春秋之義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内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曰

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趙氏曰納讐人之子捐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言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於高傒及處父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劉氏曰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之處以謂德不可以報怨設若詭其理則去正遠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朱子曰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

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聖人之心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乎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悖夫理之甚也哉或曰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汪氏曰莊公素無報怨之念自以為出於齊倚齊為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魯地而謀立糾以為君為植黨市恩之計初非以德報怨實欲以德報德也使莊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知之亂伸大義而伐之斲其棺而暴其罪謀於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為桓公之孝子而為春秋之賢君也哉聖人於高傒處父荀庚孫良夫郤犨孫林父向戌之盟皆不書公及獨於齊大夫盟

蔇書曰公及者蓋深疾其情於理而又傷其不能勇於事也○啖氏曰穀梁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按讐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同廬陵李氏曰春秋於蔇之盟書齊大夫扈之盟書晉大夫其詞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詞又書公及則大夫無抗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齊盟矣晉靈初即位而趙盾書大夫則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强諸侯以為此盟也大夫不名疑杜氏說是又曰子糾三傳皆以為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為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並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傳齊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似若以為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為兄故亦以為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証之而定以糾為襄公子於是魯納讐之罪明定以糾為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

得其說矣

夏公伐齊納糾

左傳作納子糾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高氏曰齊不受糾而公尚以蔇之盟彊欲納之書伐齊納糾罪公也

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簒辭也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

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陳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而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言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又曰糾與小白皆公子非當立而小白長則當立也今糾爭立故皆不言子及殺之然後言子糾葢謂既以立之矣故須以未踰年君稱之以此校之則管仲之去糾事小白皆非正去就輕也非如建成既為太子而秦王奪之魏徵去建成而事秦王不義之大也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納者不受而强致之稱

永嘉呂氏曰凡書納皆内不受而强致之公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

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子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是也雖至其國而未得入則書弗克納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未得國而入于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陳氏曰襄公吾讐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為德是納不宜納也

入者難詞

汪氏曰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詞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許叔之入小白之入當入者也鄭突之入衛朔之入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於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弒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簒荼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

臨川吳氏曰襄公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皆齊僖公之子襄公遭弒而無嗣則糾與小白皆可

君齊齊人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如小白故拒糾而名小白先入于國而奉以為君小白之立益齊國公議為社稷計也則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君之所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為齊君也入者難辭雖齊大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前漢書淮南厲王傳王驕恣不法上令薄將軍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

王法雖可絶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叅以夫子荅子路子貢之言斷之蓋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今但稱管仲之功而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　王氏曰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為簒辭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太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為兄小白為弟且謂皆僖公子韓宣子亦謂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

而程子謂襄公子似據左傳公子小白公子糾蒙襄公立而言今考小白與糾其為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厲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真偽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況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讐别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讐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興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書納而罪惡著矣茅堂胡氏曰莊公為齊納子糾既絕父子君臣之倫矣魯國臣子則而象之故子般閔公皆不得其死而魯不絕如綫仲尼為此懼一書再書屢書特書而每書必加貶絕以著其釋怨忘讐之罪也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納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齊與晉之弗克納與糾捷菑以庶孽

書納蒯聵以世子亦書納蒯聵無覩之罪大也蒯聵得書世子而糾捷菑不書公子者書世子以著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頓子納公孫寧儀行父齊之納北燕伯皆內弗受之辭也納鄫鼎同此義又曰公子入國而繫國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劉氏曰公羊云納者入詞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亦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臣名乎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

左傳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讐也此復讐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曷為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下也程子曰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何氏曰復讐以死敗為榮劉氏曰以謂生而辱不如死而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

定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汪氏曰沙隨平丘皆非魯罪故不諱恥見成公十六年昭公十三年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汪氏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讐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為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為

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為與讐戰故雖敗績猶不以為恥耳抑揚詳略之際皆聖人之微意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柰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耳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取者不義之詞說文取捕取也謂義不可强而取之也**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

雙峯饒氏曰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汪氏曰按通鑑宋高祖劉裕受晉禪殺晉恭帝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殺宋順帝盡滅其族梁武帝蕭衍受齊禪殺齊和帝陳武帝霸先受梁禪殺梁敬帝隋文帝楊堅受周禪殺周靜帝後梁高祖朱晃受

唐禪殺唐昭宣帝

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高氏曰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取殺之重之也張氏曰糾者桓公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為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為齊桓者當列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自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胥壞之謬今齊大夫始以糾為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為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予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蓋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當以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異於私天下為已又欲絕

亂本禍根而推刃於先君之遺體者矣臨川吳氏曰齊立小白魯亦立糾以與小白爭國小白立而魯師還則糾乃一亡公子寄寓於魯者爾何罪而齊欲殺之乎今齊有君而魯又立糾是齊有二君矣勢固不兩立也魯兵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子糾爭國之罪偏魯殺之魯不能庇遂殺之於生竇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畀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汪氏曰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為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削之也舊史不存耳 廬陵李氏曰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為貴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責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趙氏曰左氏謂魯殺子糾按論語

云桓公殺公子糾則知齊自殺之罪魯殺也若魯實殺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劉氏曰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音現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

知本為後戒也張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不如是之陋也王氏曰隨有季梁楚不敢伐鄭有子產晉不能屈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納子糾而不知義洙水近在城北而勞民末務特兒戲耳汪氏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城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內築城邑者二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丁酉 莊公十三年

十年 齊桓二 晉緡二十一 衛惠十六 蔡哀十一 鄭厲十七 子儀十 曹莊十八 陳宣九 杞靖二十 宋閔八 秦武十四 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上酌反

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旂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長勺魯地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范氏曰不尅日而戰

以詐相襲敗之者為主啖氏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刄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張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

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汪氏曰春秋書以外敗者八內敗者一敗中國者七而莊公居其三何莊公習於詐勝若是耶或謂莊公與讎國為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悉索敝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為善矣今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狙詐何有於敵讎苟以為敵讎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讎也　劉氏曰按左氏齊師伐我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杜氏注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要是傳所載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不足為據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公羊傳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王氏曰宋閔以莊二年即位二君未嘗有隙何為而侵宋耶以詐敗齊乘勝侵宋皆名兵之道非保國之謀也張氏曰莊公以能俾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蜀杜氏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侵伐戰圍者甚衆必詳録之以示譏也汪氏曰趙氏纂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

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詳具十五年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葢因而成之也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杜氏曰宋强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趙氏曰徙而臣之懷土當物曰遷某陸氏曰移入封内以為附庸也

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于衆不肯率從書盤庚注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

重遷胥動以浮言恐動之以禍患沈陷之於罪惡乃詰民之弗率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翟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高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遷之王氏曰驅而屬之為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已矣宋閔所為如此閔三載而弒於賊臣豈不曰天道好還哉或問聖人惡人遷國序書何以取盤庚茅堂胡氏曰有不利焉意欲自遷則何惡矣或介乎大國或迫於戎狄為人之所遷者春秋閔之衰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汪氏曰

書遷國邑者三書自遷者七宋遷宿齊遷紀郱鄑郚遷陽皆强遷之而取其地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夷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以自遷為文者也然惟邢衛乃迫於狄而自遷蔡許為吳楚所遷亦書自遷者葢雖為强暴所遷然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曰某人遷某國也邢遷如歸齊桓得興滅繼絶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趙氏曰公羊云以地還之也據此乃將已地繞之非遷彼之義廬陵李氏曰三傳左氏穀梁同公羊因而臣之之說亦是而不通之詞迂僻無義故不取穀梁未失其國家以往本言自遷者注說得之而許氏因其說又曰遷之使未失其國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信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以此通之遷紀遷陽降鄣等皆同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繩證反

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乘丘魯地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汪氏曰大衆據二國稱師他境據郎乘丘皆魯地報復齊報長勺宋報公侵不以其事據不書伐不以其理據不書戰而止書敗是也劉氏曰齊宋輕用其衆揚兵

楚旅以侵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窺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使魯人惆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没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以止齊宋之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患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纍於勇嗇於禍之咎故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襄陵李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陳氏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書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蔡次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

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汪氏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强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以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則雖能勝宋魯亦殆矣此春秋所以曰公而譏之也歟趙氏曰公羊云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廬陵李氏曰齊之怨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怨魯始于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于次敗之旨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莘所巾反舞穀

作武

此荆强之始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賔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張氏曰荆楚故號周成王封熊繹於丹陽

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絶之也劉氏

曰以歸蓋就虜而不耻者薛氏曰以蔡侯獻舞歸何執之而不反也其不言執不與荆之執中國也不言獲不忍諸侯之為荆獲也臨川吳氏曰蔡侯為荆所獲而以之歸留于楚

九年至莊公十九年卒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汪氏曰宣十五晉滅潞以潞子嬰兒歸定四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定六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十四楚陳滅頓以頓子牂歸定十五楚滅胡以胡子豹歸哀八宋入曹以曹伯陽歸哀七入邾以邾子益來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汪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

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劉氏曰楚祝融之後其上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異僭稱王故貶其稱張氏曰外荆蠻故不稱師與人略之也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于楚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絶矣王政不行蠻荆侵陵中國楚自此得志天下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已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高氏曰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荆人强暴敢肆毒於中國也臨川吴氏曰荆為中國患宣王時已伐之入春秋侵暴彌甚其事不聞於魯故不書蔡與齊魯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蔡首受禍此經書荆蠻入國之始陳氏曰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

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故書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鄖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春秋之法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丹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春秋之大變也廬陵李氏曰楚文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之烈内有鄧曼為之母外有令尹鬬祁莫敖屈重等為之臣為會漢汭而隨人不能秉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一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强於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於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為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則以為王道消而諸夏微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為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又曰楚書荆始此年書荆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

子始僖二十一年汪氏曰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於楚胙以子男之田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子文王始强陵江漢間小國敗蔡即此時也公穀皆謂書荆以州舉杜預謂荆其本號後改為楚今考檀弓謂天子將之荆晉語叔向謂荆敗我則荆或是楚故號然商頌稱荆楚則荆改號楚已久或者如邾改號小邾而仍稱邾申稱滕薛邾益春秋畧之故舉其故號耳嘗考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既亡惟陳蔡為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已降死於楚者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荆敗蔡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益傷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范氏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稷

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張氏

曰齊侯方有志為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

齊師滅譚

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孫氏曰奔莒不名者譚本無惡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家氏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興復猶為春秋所予若甘於事仇不以為恥或為所執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者也以此示萬世猶有國亡不能死甘於為禪為皓為愍懷為叔寶者吁可歎哉

春

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茅堂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恨便滅之郭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王氏曰此管仲攻瑕之計也薛氏曰五伯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陳氏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也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此矣曷為以首滅罪齊㣲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汪氏曰齊桓圖伯之初滅譚滅遂降鄣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弱以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或者乃引仲虺之誥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成湯伏義以正天下聖人于齊桓示威於楚是以書師夫以五伯

三王之罪人乃以其詹小之事為惡惡之比不亦惑乎春秋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熊貲之為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滅三十六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如蕭邢之類則遂黃頓江六庸舒蓼甲氏留吁舒庸英舒鳩賴蔡州來巢不書君奔當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興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之類也其書滅鄶非滅而書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變例也以偪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髠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君也夔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説故詳録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皆可通外傳曰軍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盖誇大桓公之辭耳

戊莊王十戌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一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子斯反

左傳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曰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杜氏曰鄑魯地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國亦困於兵矣王氏曰宋既敗而

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書曰者所以譏之也汪氏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廬陵李氏曰魯敗宋三惟此書曰穀梁說亦有理

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我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凡外災告則書杜氏曰公使弔之故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

水火兵戎之急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張氏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見左傳昭公十八年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劉氏曰異者天所以遣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而告為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為得禮得禮則書公羊云外災不書及我也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無為詳宋而畧我也穀梁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

何敷廬陵李氏曰外災告則書弔則書左氏注是公穀非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其志過我也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詩何彼穠矣傳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雖嫁于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甚言其貴盛之極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揄翟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儀禮士昏禮賓出婦從壻

(乘其車先)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毗賓反)于虞(書堯典注嬪婦也使行婦道于虞氏)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宋子傳肅敬也雍和也言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貴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

制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諸王女為翁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前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上疏言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宣帝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許六反下同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汪氏曰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長樂人舉進士不仕隱居著述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高氏曰公不可主齊昏故

重而重見之王氏曰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張氏曰王姬即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為讎然巳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巳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葢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褻也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於崇貴呑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斆尚臨海公主讓昏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微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時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陸氏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為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

附錄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

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己莊王十亥五年崩十有二年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莪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公羊傳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啖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何氏曰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

奉其祀也汪氏曰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姬雖媵妾當奉紀之祭祀魯為宗國婦之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家氏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杜氏曰叔姬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汪氏曰當時必有饋問弔葬之禮故史冊錄之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音恭姜同垂不朽詩鄘伯舟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

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文叔蚤死家欲嫁之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死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聞者為之感動其間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劉氏曰紀侯之歿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析地以求利比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張氏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

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恥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春秋可不録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陳氏曰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

劉氏曰邑何故不得言歸乎酅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不曰歸乎以爲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穀梁之說非也家氏曰公羊謂歸于酅者歸于其叔叔其可歸乎葢紀之宗廟在焉義當歸也

汪氏曰或謂叔姬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酅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於紀季也夏侯令女之依爽與叔姬正同豈可亦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録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公作接

左傳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柰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夫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

畏彊禦矣穀梁傳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

書者身有罪也汪氏曰桓二年春弑殤公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茅堂胡氏曰董卓名皇甫嵩往見執而亡漢與惠伯同死不得其所也使知春秋之義則不往可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

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范氏曰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令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莊子田子方篇真土梗耳注土梗土人也遇雨則壞杜氏曰童子垂髦始冠三加成禮而弁其始冠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汪氏曰春秋寢死節之臣所以為千萬世事君者之勸後世春秋之義不行是以亂賊篡弒而將相大臣皆黨惡朋兇恬不之恥如漢王舜等之事王莽魏王沈王業之事司馬昭晉傅亮謝晦等之事劉裕宋褚淵王儉之事蕭道成唐張文蔚楊涉等之事朱溫甚至如馮道歷事五代皆仕公師之貴不以為辱而反以為榮比明皇之象

昭宗之猿而有愧矣豈非所謂棄其君如土梗弁髦而莫之省乎○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靳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君待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則戲謔之談言外之憂何由至哉閔公反此所以及禍也臨川吳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為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弒自取之也○廬陵李氏曰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為名獨公穀啖子以孔父為書字疑公穀先君死之說亦通益考傳皆合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

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宫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按左氏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奔陳范氏曰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孫氏曰萬八月弒君十月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討賊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汪氏曰據州吁無知已殺則衛桓齊襄皆書葬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

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張氏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豬焉之意何其異哉臨川吳氏曰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為逆賊之逋逃主也宋臣雖能逐賊而立君然賊既遁去後始得而誅之視石碏討州吁之義則有愧矣故不言宋人殺萬汪氏曰春秋書逆賊出奔一以責國人之失賊一以責鄰國之不當受也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徂詐戮之則非天討矣慶父弒閔公奔莒莒人亦受賄而後歸之及境而縊事與此同葢亦不能正天討故閔公亦不書葬也里克甯喜皆已殺

而卓剽不葬蔡晉衛討亂臣不以其罪而又不以君禮葬卓剽也蔡般未討而蔡景書葬乃變例而責諸侯之不能討賊也考經之上下文與經之前後事而其義見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之謂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于宋萬

庚子僖王元年**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

左傳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受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杜氏曰北杏齊地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汪氏曰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決不以微者會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孫氏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亦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楊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諸侯主天

下之政諸侯之無王也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為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為伯之罪者矣厥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絶者襄桓之為也永嘉呂氏曰方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既興則翕然唯伯主之為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脅制天子一時氣勢聲焰赫奕中國賴以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後有葵丘之盟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末也至溫之會則天王實狩焉比事以觀而善惡自見矣

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

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高氏曰齊桓始謀合諸侯皆人之而獨舉齊爵抑揚之辭也自此執鄭詹伐山戎執轅濤塗二十餘年不予齊桓以爵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杜氏曰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故會于北杏以平之家氏曰齊桓創伯以平宋亂春秋與之齊侯書爵褒之也諸侯書人著衆望之所同屬也周衰王綱陵夷諸侯恣擅齊桓能以尊王室正諸夏攘寇亂為事故春秋予之也張氏曰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亂賊得志强暴肆行天下思得賢伯之與久矣齊桓一會而宋陳蔡邾並來受命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

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齊矣臨川吳氏曰是時管仲為政四年矣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伯而始為此會也按上年宋有弑君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平宋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併宋四國而已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於曹南二家皆不予之益以鹿上復入宋則非始伯之辭矣然則曹南予宋亦可又曰此為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與國高各帥五鄉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興鹽筴以盡海上之利

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力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勉於為善相地而度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名天下之遊士以犀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於魯使為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於衛使為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為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餡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畧故具於此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帥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公節制之師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杜氏曰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南軒張氏曰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絶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今乃滅人之國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

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家氏曰遂人不會北杏固為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諱矣又滅遂不過為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功過不相掩也高氏曰齊桓未見救中國之功而示威小國以滅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

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杜氏曰柯齊之阿邑

始及齊平也孫氏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于此王氏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意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

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寇亂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張氏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霸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

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問莊公與齊桓會盟春秋不譏朱子曰凡事責諸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為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見讎入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不報見讎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氣勢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个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春秋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又問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汪氏曰公羊稱齊襄復九世之讎則失之過莊公當其身釋怨不復則失之

不及今者桓公至定公纔八世而夫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安得謂九世猶可復讎乎春秋於禚之狩入齊侯以貶公於溺會伐衛貶不書公子於圍郕諱不書公屢加貶絶則復讎之責至矣故柯之盟不復致貶誠以齊桓倡伯尊王安夏顧不可以區區不能報之寡弱名其危辱以獲戾于先君也聖人輕重之權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趙氏曰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魯田莊公與齊襄猶歡好不絶不應至桓公却生讎怨公羊之説非也廬陵李氏曰曹子之説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耳葢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巳於歸田之請還延於婣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伐耀武於戎成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

亦原於此故公羊之說不可謂無

附錄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

辛僖王丑二年十有四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弑曹莊二十二陳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擁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宋人背音佩北杏之會臨川吳氏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即背之盖服仁義非誠心故入心不孚也諸侯伐宋杜氏曰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稱張氏曰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簡便之規模也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汪氏曰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耳伐山戎書人獨非將卑師少者以遇魯濟獻捷書齊侯故也蓋以制用

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師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問桓公南征北伐不聞勞民而兵食足者何策茅堂胡氏曰以春秋考之管仲相桓公數十年未嘗動大衆出征伐亦未嘗命大夫為將帥此足食足兵之本也廬陵李氏曰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之成

也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暈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扶又反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例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臨川吳氏

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高氏曰非既約而後其與袁僑如會同張氏曰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期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翬會宋殤黨亂賊伐之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叙諸國也　劉氏曰公羊云後會也按伐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耳非後期也穀梁云會事之成也與公羊相似汪氏曰左氏云齊請師於周單伯會之故治左氏者皆以單伯為周大夫今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況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侵楚今既稱單伯會伐則單伯為魯大夫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王臣其辨已見逆王姬下然内大夫會伐者八獨翬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國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也

附錄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下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為桑土牖戸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名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悦婦人是時齊桓伯業未成遂致其横行淮漢侵及中國也汪氏曰荆虜獻舞歸今又入蔡四鄰不能救方伯不復問小國附盟主果何恃乎書以病齊桓也臨川吴氏曰齊雖圖霸力未能以帖荆十年荆方敗蔡而虜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春秋屢書病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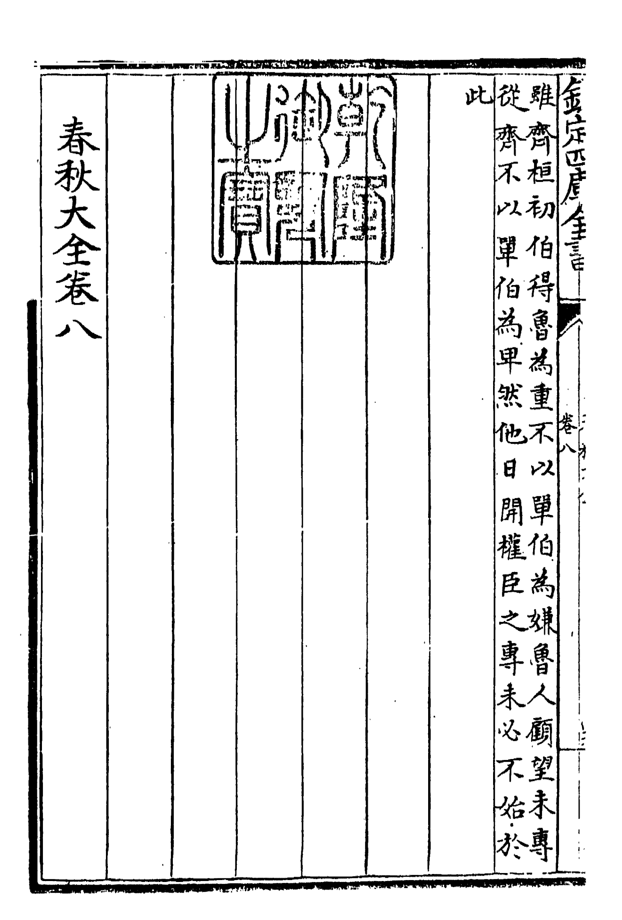
之不競也呂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脩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伐鄭伐戴伐衛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再被荆師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為楚向齊桓倡伯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伐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既沒楚成抗衡盟齊會盂圍宋則蔡莫不皆至至于晉文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皆勉周旋晉文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次遂挾楚穆為窺宋之謀郤缺欒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晉悼復伯列國悚然聽命而蔡安於楚之宇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楚復為蔡仇鄭終悼公之世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從楚伐鄭宋虢之會公孫歸生實序于列國大夫之上楚虔會申及再伐吳蔡靈皆從之是中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弒有之用盧之封蔡

之存亡廢興皆宅命於楚蔡人舉國之廢置又制於楚之讒臣矣蔡昭受拘三年不勝其辱質愛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無功而楚人圍蔡兹暴柏舉之戰假手于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彊于江汝之間蔡之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春秋之後終為楚所并棄同即異之謬其害豈淺淺哉廬陵李氏曰蔡為周室宗盟之長逼於楚而常受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録於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録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曰敗蔡終録于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栢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强弱之端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單音善

左傳冬會于鄆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杜氏曰鄆衛地東郡鄄城張氏曰宋公親會魯御始與為衣裳之會而齊伯畧定矣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之也高氏曰諸侯伐宋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為此會臨川吳氏曰春秋陳曹三國伐宋其夏魯單伯方往會伐時宋以成而三國還師單伯不及至宋境故冬而單伯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君亦來會也此衣裳之會之一齊伯畧定矣若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益齊之伯政務簡便不若煩諸侯也○劉氏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杜氏為之飾說欲證單伯必為周人非解經之體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為單伯于鄄季孫宿于邢丘會伯主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抗尊出位左氏例以為內大夫可會外諸侯非也

雖齊桓初伯得魯為重不以單伯為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為卑然他日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春秋大全卷八